

历史的补白

一个逃亡的新加坡立法议员

黄信芳回忆录

黄信芳 著

朝花企业出版

历史的补白

一个逃亡的新加坡立法议员

黄信芳回忆录

黄信芳 著

朝花企业出版

《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》

历史的补白

一个逃亡的新加坡立法议员
黄信芳回忆录

作者 : 黄信芳(一民)

出版 : 朝花企业

Wasasa Enterprise (001135490-D)
1068-1, Jalan Sentul,
51000 Kuala Lumpur

承印 : Polar Vista Sdn Bhd (318716-P)

出版日期 : 2007年正月

ISBN : 983-99456-9-6

定价 : RM15.00 (西马)

RM16.00 (东马)

S\$ 8.00 (新加坡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《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》编辑委员会

执行编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万家安、古文煌、伍 安、李 尚、李立安
祝俊雄、张永新、张发起（已故）、洪旭涯
汤 穀、谢爱萍博士、辜瑞荣、蔡添强。

编委：

王开煥、邓玉兰、邓耀增、刘东明、刘子龙
许全钦、许金龙、许博义（已故）、吴维湘
麦 翔、李群熙、李海洲、李秀华、李儒森
陈炳新、陈进丰、陈群民、陈世民、张北生
张文健、高叔平、莫桂梅、黄展南、黄应清
黄海秋、程国强、傅进德、谢仗先、杨潘照
杨坤木（已故）、杨静来、彭佛生、蔡检年
锺日清、廖森辉、戴经达。

法律顾问：

谢春荣、陈泽玉、杨培根。

93 Forever

为了自由自主



我们年青的一群 念我的句人民
群众许说 追求理想

那根风浪雨莫大 找回尊
严和自主这是人民群众的力量

雨袖清风 向心无愧

微笑过一生

何佩珠

7-7-06 子新山



前新加坡立法议员何佩珠女士赠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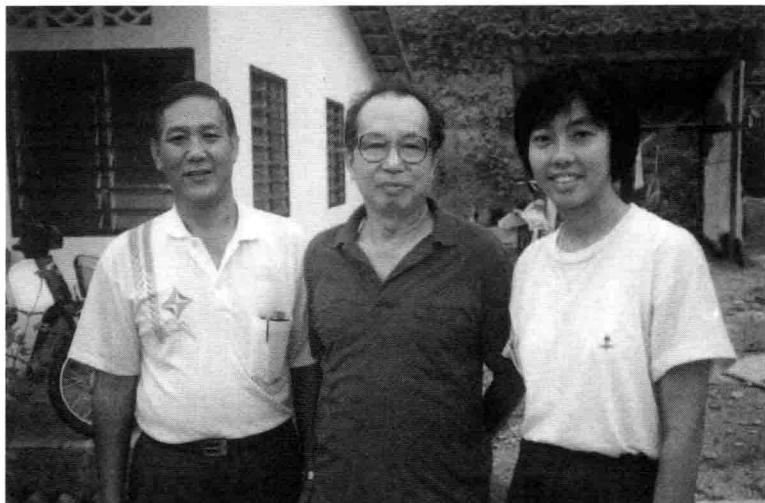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黄信芳（一民）、平凡夫妇与陈平同志合照，摄于1989年12月23日。



作者黄信芳（一民）之戎装照。



一民、平凡夫妇。



作者黄信芳（一民）与方壮璧（李兵）及作者女儿黄慧娴摄于邦朗和平村住家门前。

总 序

我们曾经走在崎岖黑暗的路上，大家怀着同样一个希望，朝着有曙光的方向不停地前进。

我们曾经留下许多痕迹，那是由理想、热诚、欢腾以及慷慨、挫折、血与泪编织而成却无法抹去的历史片段。

我们决定把我们走过的路，留下的痕迹展现出来，不再被刻意隐瞒和遗忘；让它对那段由于拥有权势而任意裁剪制造出来的“独立建国史”，作出应有的纠正和补充。

这就是《历史的另一面》。

当年，各民族各阶层人民，曾来自四面八方，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掀起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，在各个领域，如学运、工运、农运、文教及其他各行各业，通过各种斗争进行反殖、反帝，宣扬社会主义运动等等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争取独立和建国，更重要的是，为了建立一个公平、合理的多元化社会。

殖民主义者的本质，贪婪和残暴，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残酷地剥削、压迫和奴役，搜刮天然资源和榨取廉价劳工，如遇到不合作或反抗，就进行镇压，甚至屠杀。当年，老奸巨猾的英殖民统治者更是魔高一丈，把欺骗、离间、分化、收买、渗透和颠覆作为统治的另一手段。于是，我国人民面对不断的逮捕、监禁、驱逐出境，将乡村无辜人民杀害却嫁祸别人，几十万人民百姓被驱离家园而赶入大型集中营——新村里，许多团体被查封，新闻被封锁，群众议论被压制，限

制民族语文教育发展，而强制推行宗主国的奴化教育。另一方面，豢养叛徒走狗渗透社团和学府，专搞破坏和颠覆活动。

英殖民统治者曾得意地夸耀，当年他们在马来亚最成功的业绩，就是建立了新村（把人民百姓集中起来，用铁丝网围着，一入夜即戒严，进出口处只有一个，容易监视每个人行动），和分化民族间的团结关系及破坏反抗组织。

但是，尽管英殖民统治者采取任何手段进行镇压，仍是无法阻止人民持续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斗争。

英殖民统治者一方面要应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，另一方面也穷于应付人民群众的不断反抗，在经济利益方面也遭受重大损失。再加上二战后的国际形势，所有殖民地人民都掀起了一片独立解放斗争的浪潮。殖民主义者眼看大势已去，再也无法压制人民的斗争和要求，独立是迟早的事。在面对种种困扰下，不得不改变和放弃对马来亚的直接统治。英殖民统治者事先作了安排，培养一批封建贵族、官僚买办阶级、亲英殖民主义份子，准备把政权交给他们。因此，马来亚的独立，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来，促成独立的背景和因素却是非常明显的。尽管本国的封建贵族和官僚买办攫取了广大人民的斗争成果，夸夸其谈，说什么：“独立是谈判得来的，不费一枪一弹，不流一滴血。”其实，这只不过是一个刻意编造的谎言！

独立后，国家的社会面貌并没有任何改变，百分之百靠拢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，国内继续使用《紧急法令》及后来的《内安法令》；不断进行逮捕、监禁，禁止罢工、结社、言论自由；压制民族文化、出版事业（禁歌、禁书、禁舞等不胜枚举），摧残民族语文教育，刁难公民权申请等等；在经济方面，完全继承殖民地时期的衣钵，丝毫没有发展民族经济的迹象；对在独立斗争时期的牺牲品之一的“新

村”，不屑一顾，任其自生自灭；对因参加抗英活动而被英殖民统治者扣留监禁人士，继续作无限期监禁等等。所有这一切在在说明了，独立后接掌政权的联盟政府只是取代英国，采取同样手法统治马来亚罢了。因此，人民普遍不满，认为要建立一个完整独立、自由和民主的国家，就必须继续斗争，直到取代联盟政府为止。

联盟政府时期的在野党有：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（简称社阵）、国民党、回教党、马来亚人民进步党、马来亚党等。

社阵于1957年8月31日（独立日），由劳工党、人民党、社会主义青年同盟（简称社青，于1958年被联盟政府封禁）组成。后又得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党加入。当时提出社会主义的主张，反对种族主义，照顾中下层人民的利益。在政治经济上，标明要摆脱殖民地阴影，维护民主、人权，发展民族经济；在国际上采取中立立场，特别是在亚洲地域，主张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；列五一劳动节为公共假期等。

然而，这些主张却被联盟政府视为“亲共”。是配合马来亚共产党的“统一战线”，因而，社阵遭受联盟政府的不断镇压，除了大量各级干部被逮捕和长期监禁外，还进一步封禁各地支部。

社阵的组织在当时高压政策之下而消失，然而，社阵在当时所提出的一部分主张，却受到国阵政府默认认同，并且付诸实施。如承认五一劳动节，并列为公共假期，提高工人福利，提升教育水平，反对依赖西方列强，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等等。

当然，社阵还有大部分主张：如切实的民主、维护人权、公平对待各族人民、公平分配经济成果，公共企业国有化等政策尚未落实和实现，有待我国人民，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进一步去探讨和争取。

《历史的另一面》是一面鲜明的旗帜，尽量做到使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和完整。历史的任务，承前启后，因此，她也是一面未走完的历史标志。

《历史的另一面》的筹备工作，从1996年10月开始，于1997年6月7日组成编辑委员会，委员来自半岛各地，大多数是曾经经历过独立建国斗争的参与者，也有《紧急法令》和《内安法令》下的受害者，此外，也有多位是年轻社会工作者。

《历史的另一面》的编写，是一项艰巨的工程，特别是在某种环境底下，史料的储存和来源都有一定的局限，更增加了工作的困难。尽管这样，我们恳切希望集腋成裘，希望更多的人或积极参与编委工作或提供作品，或提供所收集储存的资料：如文件、图片、相片等（由于1963年后马来西亚的成立，我们须要收集的资料包括东马的砂劳越和沙巴）。

万事起头难，再难也要克服，这是我们的传统。既已起步，就得走下去，直至《历史的另一面》完整地公诸于世。愿以此与大家共勉之。

《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》
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

自序

许多朋友都希望我能撰写我个人的回忆录，好让他们以及新一代知道，我们这些人是何方神圣，曾做过些什么事。朋友们这一要求，其实一点都不令人觉得奇怪，他们都想知道当时，我们在那一历史阶段的活动。尽管我自知本身不是写作的料子，也得硬着头皮，勉为其难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四五十年前，我们这些新加坡人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为了争取新马的真正独立自主而坚决反对英殖民统治，也为了新马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奋起反对“假合并”，因此，被逼离乡背井、流亡海外。时至今日，世界冷战僵局早已消解，思想意识形态的敌对，基本上也已置之一边，马泰边区几十年来的武装对抗也在《合艾和平协议》下获得和解，原先新马社会上的动乱也趋于暖和，人心思定。可是，所有这些重大变化，唯独没有能够反映到我们这些新加坡人的身上，让我们“平反”。我们像曾经犯下了什么天规似的，以致那些曾经同我们打过交道，利用我们的正直无私的品格而从中捞取政治资本、得以把持政治权力的人，至今仍然视我们为洪水猛兽，绝不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回返家园。他们置人类的基本道德文明、时代的发展方向于不顾，直教我们有家归不得，思乡柔肠断。

我自己的一生，可能在一般人看来是很特殊的，其实又是如此地合乎自然。我从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，竟然游走于充满倾轧的官场；在反帝反殖斗争的年代里，从偏僻的农村走入繁华的城市；一面进行着在一般人看来是神秘诡异的地下斗争，一面却周旋于合法政治聚光灯下的舞台；继而浪

迹南方的邻邦，过着比难民还不如的颠簸流离的亡命生活；之后辗转漂泊，辗转北上，直至成了受到盛情招待的兄弟党的“贵宾”；此后，进入马泰边区根据地，在原始的热带雨林中，接受长达十年的枪林弹雨游击战争生活的磨炼。现在又下山居住和平村，寄情于湖光山色。一路走来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充满着惊险与搏斗、挣扎与从容、痛苦与欢乐，生离死别，错综交织；体验了人世间生活进程的多层次、多样性、多姿多彩，却也感到死而无憾！

记忆有时是很模糊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可能写日记，或聊作备忘，哪怕是些少的文字记录，甚至保留文件、照片。因为这样的做法，一旦出事落入敌手，将带来杀身之祸。因此，时到如今不可能参阅什么“有关档案”来帮助我追忆往事或印证所有事情的经过。偶尔，在同老友碰面叙旧时，虽然多少能够印证了某人某事，让记忆的轮廓更为明晰，但无论如何，我是尽可能如实地写下我自己的记忆，作个交代，但愿人们可以从日后的各类档案或文件的查证中，核实我的记忆或印证其真实性。这个回忆录记下了我的出身，在组织的细心培育下，我逐渐成长的过程；同时也记下了我的幼稚、生涩、不足、和错误。但是，是这个充满着人类瑰丽理想的党，把我同她的光辉历史联系起来。她使我的生命变得如此充实又绚丽，这是我引以为荣的。假如，历史再重复的话，你问我会作怎样的抉择，我可以毫不犹疑地回答你，我会作同样的选择。为什么呢？我记起有人说过，为追求真理的斗争，本身的荣誉和美德是永恒的。不论它一时会带来怎样的结果。

我的人生奋斗的经历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。一是我在新加坡的时期；其次是流亡时期；三是我参与马共所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。

这本书的内容涉及的是前面的两个阶段，而第三个阶段则暂时搁置。实际上，原先的稿本，主要是集中在我所参与

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游击队生活经历，但当原稿交给《历史的另一面》编委会的朋友时，经过商量研究后，我接受了编委会的建议，把原稿的后半部分挪后发表，先谈谈我第一二个阶段关于逃亡的背景和经历。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，这个回忆录就以此种方式和面貌与读者们相见了。

在这之前，已经有一些关于那个时期新加坡左翼政治斗争的著述出版了。如《林清祥与他的时代》、坊间流传的《余柱业访谈录》、著名报人赛·扎哈利的回忆录《人间正道》，还有贺巾撰写的以1950年代进步运动为背景的小说《巨浪》等等。相信日后这类书籍会逐渐多起来。我的回忆录就像一段插话，希望为这个历史结构起些“加砖添瓦”的作用。我希望日后有机会再整理第三个阶段的生活历程时，可根据读者们的回馈加以补充和纠正，因此，欢迎大家的批评和指正。

最后，我真诚的感谢《历史的另一面》编委会的老友们给我的鼓励和对本书文字加以整理和润饰，使本书能够顺利出版。我也感谢新马各地朋友们、马泰边区的战友们，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鼓励和批评意见。

黄信芳
1-9-2005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新加坡立法议员何佩珠女士赠言 | ii |
| 图片 | iii |
| 总序 | vii |
| 前言(自序) | xiv |
| 第一章 生平简介 | 1 |
| 第二章 我的身世——来自社会底层 | 5 |
| 农民的孩子 | |
| 到城市当学徒 | |
| 第三章 成长 | 11 |
| 我参加了地下组织——抗英同盟 | |
| 经历了第一次工人斗争的洗礼 | |
| 参加农民协会大芭窑分会的活动 | |
| 第四章 大芭窑支部活动忆旧 | 19 |
| 内部工作方面 | |
| 当上市议员和立法议员后 | |
| 大芭窑支部的领导班子 | |
| 第五章 是谁导致行动党分裂? | 35 |
| 李光耀遭遇滑铁卢 | |
| 我尝到李光耀的闭门羹 | |
| 林有福帮忙李光耀重新控制行动党 | |
| 李光耀修改党章 | |
| 所谓“非共社会主义” | |